

上

灵童会凤



内容简介

颠鸾倒凤功是一门与众不同的超凡武功，这门武功实际上分为两套，第一套用于临敌搏杀，自然是百步穿杨、无坚不摧，但是这一套功夫学起来很是容易，难的是第二套，此套功夫并不是用来对付敌人，而是用来修身养性，练此功时，需要兼修导引采补之术，更需要有情有欲的妙龄少女助练，这几乎难倒了壤驷佳彦。

壤驷佳彦不得不练这门功夫，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教派，这个教派就是武林人士闻风丧胆的圣殿教。圣殿教教主蒋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一个每天都要残害无辜少女的暴君，许多少女就在他销魂荡魄的一刹那含冤而死。蒋烈靠着大漠白骨教的支持，野心勃勃，气势汹汹，在短短的时间内，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收伏了不少在江湖中久负盛名的名门大派，在武林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壤驷佳彦作为一个武林新秀，胸怀正义，立志要荡平邪教，拯救江湖。

但是，要想打败圣殿教，他就必需练成颠鸾倒凤功，要想练成颠鸾倒凤功，就一定要找到可心的、各方面都符合条件的少女。就在他苦苦寻觅的过程中，圣殿邪教一天一天地坐大，武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终于，寻觅有了结果，江湖侠女出现在佳彦的眼前，为了拯救武林，为了正义的力量，侠女慷慨献身，毅然与壤驹佳彦走进了红绡帐中，于是二人上演了一出灵童会凤的好戏。壤驹佳彦初会美人，心中的激情化成了巨大的力量，一夜激情，春光弥漫，眼见银瓶乍破水浆迸，耳闻铁骑突出刀枪鸣，壤驹佳彦小心翼翼，武林侠女娇喘微微，二人同时达到幸福的峰颠，最后，鸳鸯梦醒，神功大成。这样，武林的一场危机终成过去，耀眼的光芒重回人间。

目 录

第一章	壶中仙谈笑留警语 金刀客慷慨赠神兵	(1)
第二章	雪亲仇黑怪施杀手 度灵药皓女送香舌	(44)
第三章	返故山后学弄班斧 走险径镖头遭池殃	(86)
第四章	蕴春情宁犯师门忌 展雄风何惧隐叟威	(117)
第五章	解罗衫玉体真销魂 中奇毒仙山何渺茫	(160)
第六章	登徒子逾墙思美色 孤愤姬划地绝恩情	(175)
第七章	财神日开门见僵尸 碧落宫出口吐狂言	(198)
第八章	狂荡女偏投怀送抱 淫冶男竟毁玉摧花	(221)
第九章	翠灵鲜恃色诱孤男 陆凄儿仗艺戏五鬼	(243)

第十章	插天匕惹女杰豪气 催命针露鬼魅行藏	(257)
第十一章	迷幻像少侠陷肉阵 忆旧情娇女会俊彦	(274)
第十二章	论年庚三女成莫逆 闯死门一剑斩凶邪	(294)
第十三章	山光水色僧道死斗 笛音剑影老少争雄	(324)
第十四章	醇酒论交解怨有方 美人遭劫分身乏术	(350)
第十五章	断魂香芳心肯暗许 神秘客魔头竟折节	(365)
第十六章	茅店夜毒婆施辣手 野峰顶娇女伏群雄	(397)
第十七章	犯花痴浪子发浪语 盗神药艳娃变艳容	(431)
第十八章	白壁留言五鬼藏谜 琼鬼追踪一少跨海	(454)
第十九章	洗心水令群雄俯首 白骨教使众豪惊心	(480)

第二十章	迷心智甘为虎作伥 改初衷又助蛟兴波	(514)
第二十一章	俏秋香孤身探邪教 傻丫头一语泄天机	(543)
第二十二章	临阵授艺黠童逞能 同门施毒蠢徒入彀	(581)
第二十三章	群妖卖命临渊结网 美人遭劫投鼠忌器	(614)
第二十四章	擂台决斗邪教烟灭 洞房结情鸾凤谐欢	(657)

第一章 壶中仙谈笑留警语 金刀客慷慨赠神兵

夜——笼罩着大地，一切都已沉睡了，只有一轮皓月，悬挂在清澈如洗的天空，更显得皎洁晶莹，清辉千里。

一道整齐的清水砖墙，围不住参差葱郁的树影，这是一座精致的花园，占地虽然不算太广，但亭台假山，池沼花木，却也应应有尽有，布置得宜！在月光之下，夜凉如水，玉露无声，树影婆娑，花枝扶疏。中秋的晚上，是如此静谧、安详。一阵阵浓馥的桂花香气，从一株枝干茂盛、繁花千簇的老桂树上散发出来，使整座花园都笼罩在九霄香雾之中。风送清芬，沁人肺腑。

这时有个十一二岁光景的小孩，一蹦一跳，正向着那株老桂树跑来，他毫不停留地手脚并用，很快就爬升了上去，看他爬树的身手，活泼利落，敢情他时常以爬树为嬉。

这小孩子上树之后，两手攀着横出的枝干，身子渐渐向外移动，两只小眼睛，不停地四周打量。他要挑选一枝枝干古雅，树叶整齐，而又花苞茂盛的桂花，去送给他唯一的小伴侣——她。终于用小手费劲地折下一枝来，这是他挑了好久，认为比较理想的一枝。

他左手小心翼翼地拿着刚才折下来的一枝桂花，右手攀着横干，双足慢慢地移动，爬回了树桠枝，再熟练地爬下树去。

江南的八月，正是已凉天气未寒时，可是他爬下树来之后，禁不住额上沁出汗来。他用手背抹了抹汗水，端详着手中的桂花，从小心灵上溢出兴奋的笑容。心想：

“我去把这枝桂花送给她的時候，不知道她会如何高兴

呢？”

“咚隆！”“咚隆！”好像是拿吊桶打水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他底耳膜，使他停下步来，仰着头向四周望了望。

“这时大家都在前面，还有谁打水来？”

好奇心促使他循着声音，一步一步地寻去。打水的声音越来越大了，从“咚隆”“咚隆”的响声中，还夹杂着奔腾澎湃之声。穿过狭长的树林，是一条小河曲折的围绕着假山，石桥朱栏，流水潺潺。

他知道园中唯一的一口八角井，是在假山背后。他不思索地走近假山，又穿过了假山中逼窄得仅可通人的山洞，豁然开朗，前面是一大片芊芊草地，八角亭子已轰然映入眼帘。打水的声音，正从那口井中发出。远远望去，在那井栏杆旁，盘膝跌坐着一个身着黑色短衣裤的瘦小老者。

小孩“咦”了一声，心想：

“那不是园里种花的公良伯伯吗？”他并没有叫出声来，心想：

“我倒要瞧瞧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不一会，只见公良伯伯缓缓地伸出右手，五个手指朝着井中慢慢地向上抓起。奇怪！井里面的水，跟着公良伯伯的手势，呼的窜了起来，宛如一条白色的匹帛。接着他手中又慢慢的向下一放，白色的匹帛就退了下去，便发出“豁拉”“咚隆！”的水声。井水渐渐的越涌越高，一上一下，冲出井口，变成了一条水柱。因为冲得越高，声音也就越响，直如湖水一般，响起了一片奔腾澎湃之声。

小孩屏着呼吸，看了好一会，心想：

“原来公良伯伯还会法术呢！这可好玩得紧，快去恳求他教我。”

他一想到学新鲜法术，就忍不住气了，一闪身跳跳蹦蹦地跑过去，口中叫道：

“公良伯伯，你这个法术真好，教给我罢！”

公良伯伯被小孩一叫，慢慢地站起身来，道：

“壤驷少爷，你来了好一会，是吗？我哪会什么法术，这是一种功夫。说到练功夫，要朝夕不懈，痛下苦功，才能练得好，你要我教不难，我先要问你，你有恒心有毅力吗？”

被叫做壤驷少爷的小孩，连忙点头道：

“公良伯伯，我一定有恒心，有毅力，你教我罢！”

公良伯伯微微颌首，自言自语道：

“公良伯伯自然要教你，如果不是为了十年后一场武林杀劫，公良伯伯还不到这里来做灌园叟呢？”

壤驷少爷被他说得似懂非懂，一双小眼，紧望着公良伯伯，只觉得面前的公良伯伯，在皱纹满布的笑容中，有一双精光熠熠的眼睛，正在打量着自己，接着又听他说道：

“资质果然不错，只是杀孽重一点。”

壤驷少爷听公良伯伯的口气，好像答应了自己，心中一阵高兴，暗想：

“教我学功夫，大概是要拜师傅的吧？我应该给他叩几个头才对！”

他越想越有理，身不由己地向公良伯伯跪了下去，口中叫道：

“公良伯伯，你老人家教我学功夫，我应该拜你做师傅。”

公良伯伯笑道：

“壤驷少爷，我不是你的师傅，我只授你基本功夫，将来你会另有遇合，快不要如此。”

壤驷少爷身向前扑，正要跪下，突觉前面好似有一堵无形

的气墙，把自己挡住，竟然跪不下去。

公良伯伯拉着壤驷少爷的手道：

“你且坐下来，我好传你入门口诀。”

说着就传了他入门口诀，教他盘膝跌坐。

壤驷少爷天资聪敏，居然一点就透。

公良伯伯非常高兴，叫他明天晚上，俟人静之后再来，一面叮嘱他不准向任何人提起学功夫的事。

壤驷少爷自然遵命。

公良伯伯又道：

“时光已经不早，你折了桂花，不是要去送人吗？早点回去，免得大家疑心。”壤驷少爷见自己心事，竟被公良伯伯轻轻揭穿，不由小脸胀得通红，这时却听公良伯伯轻轻地叹息：

“一身情孽，要引出多少事来？”

他又听不懂，也就不去管他，依着公良伯伯吩咐，一手拿起桂花，一蹦一跳的回转上房去了。原来这壤驷少爷的父亲，名叫壤驷纯义，原籍浙江绍兴，因屡试不第，改习刑名之学。

壤驷纯义中年丧偶，只生一子，取名壤驷佳彦，不但生得粉妆玉琢，而且聪慧过人。纯义夫妇情深，况且已有麟儿，足慰晚景，也就不再续娶，凑巧自己同窗好友乐正伟，放了江苏高淳知县，再三相邀，这就带着佳彦，来就莲幕。

乐正伟见老友一身兼任严父慈母，男人家照顾孩子总嫌不便，劝他纳个小星，壤驷纯义又坚持不肯，便要他把佳彦交给自己妻子照顾。那乐正伟的元配程氏孺人，系出名门，极为贤淑，因自己身边没有男孩，看到壤驷佳彦聪慧可人，和自己女儿悠娴站在一起，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心中尤为喜爱，对待壤驷佳彦直如己出。

壤驷佳彦幼失母爱，有程氏孺人的慈爱关切，自然依依膝

下，更博得程氏孺人的无限怜惜。

乐正悠娴，比壤驷佳彦只小一岁，平日孤零零的无伴无侣，自从来了佳彦哥哥，她可有了淘伴，手牵着手，亲热非常，平日的刁蛮娇纵，对壤驷哥哥竟然完全收起，变得极为柔顺，壤驷佳彦也把她当作亲妹妹一般看待。这一双小女儿，给程氏孺人带来了无限慰藉。

这天是中秋佳节，壤驷佳彦看大家还在庭前赏月，他想起后园的桂花，已经盛开，才偷偷地溜出来，准备折上一枝，送给他的悠娴妹妹，不料遇上一个亘世无俦的江湖异人，从此却引出一番曲折离奇、缠绵悱恻的武林故事，这且表过不提。

壤驷佳彦只知公良伯伯是专门管理花园的，平日很少外出，大家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因为他对人和蔼，年岁又大了，大家叫他“公良伯伯”。

壤驷佳彦自从中秋晚上有了奇遇之后，每天除读书以外，一到晚上，就偷偷地到后园去跟公良伯伯练习功夫。时间易过，转眼已是一年，这一年当中，公良伯伯只是指点他坐运气之法，根本没有提起那抓井水的功夫。

壤驷佳彦小孩心情，眼巴巴地望了一年，未免有点不耐。

公良伯伯倒反而说他进步神速，面有喜色，这才开始教他怎样运气于腕，怎样向井中悬空虚抓，讲解得十分详尽。

壤驷佳彦初学之时，那有半点反应，他知道这种功夫，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奏功，就一心一意照着公良伯伯指点，勤练不懈。

公良伯伯看他小小年纪，居然能够刻苦自励，也自暗暗点头，高兴自己老眼没有昏花。像这样又过了一年，壤驷佳彦已练到向井中一抓一放之际，井水渐渐地起了晕纹。又是几个月之后，他掌风起处，井水竟然起了小小波浪，发出“叮叮咚咚”

的水声。

这天晚上，壤驷佳彦又悄悄地来到八角井畔，公良伯伯已经先在，他一见壤驷佳彦，忙用枯干的老手，向阶上拍了拍道：

“壤驷少爷，今天暂时不要练了，老朽有话要和你谈，你也坐下来，好谈。”

壤驷佳彦依言坐下，只见公良伯伯脸色一整，道：

“壤驷少爷，这两年多来，亏你耐心苦练，锲而不舍，没有辜负老朽一片心意，殊为可喜！目前你对‘颠鸾倒凤’这门绝技，不但在短短的期间内，已有了几分火候，即内家心法也已扎下了良好基础，只要勤练不辍，接近成功，为期也就不远。老朽看你面隐晦纹，目前已经逐渐显露，在一两年内若有危难，届时可到九华山去，定有奇遇。这里有老朽昔年的信物一件，你好好收藏，到时自有用处。”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块三寸来长一寸来宽的竹简，递了过来。

壤驷佳彦听他口气，好像立刻要离此而去，不禁面露依依，双手接过竹简之后，正想问话，只听公良伯伯一声“好自为之，后会有期”。微风飒然，眼前的公良伯伯，已经没了踪迹。

这时的壤驷佳彦，年龄渐长，心知公良伯伯是位异人，连忙站起身来，整了整衣衫，向空中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一看手中竹简，通体红润发光，正面雕刻一个非常精细的龙头，全身却隐在层层云雾之中，仅露出一两个龙爪，栩栩如生，反面刻着“神龙辟邪”四个古篆，笔法苍劲。一时也识不透有何用处，不过听公良伯伯说得极为郑重，料想定有用意，也就揣入怀中，好好收起。

壤驷佳彦面对着空蒙夜色，思潮起伏。他这时才知道自己苦练两年有奇的功夫，原来叫做“颠鸾倒凤”，只可惜公良伯伯没有说起这功夫究竟有何用处？自己晦纹渐显，应在一两年

内，不知将有何种危难？届时叫自己去九华山，说自有奇遇，这茫茫人海又去找谁呢？这一连串的疑问都得不到答案。“玉露无声秋夜凉”，他渐渐感到微有寒意，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管他呢！”看看时光不早，赶紧回转房中。

第二天大家都在奇怪公良伯伯的不辞而别，议论纷纷。壤驷佳彦两年多师徒之情，也不免惘然若失。自从公良伯伯走后，壤驷佳彦对“颠鸾倒凤”更是苦练不辍，果然有志者事竟成，他自己也觉得进步神速，心灵澄清，耳目敏捷。

这年，壤驷佳彦已是十六岁了，长得丰神俊秀，风度翩翩，屈指和公良伯伯一别，也将近两载，一切都在平静中过去，对公良伯伯临去所说的危难，因并无征兆，也就有点淡忘。这天晚上，壤驷佳彦等人静之后，照例又到花园后面的八角井畔，去练那“颠鸾倒凤”。月到下弦，正是月黑星稀的时候，整座花园，被黑沉沉地夜气所吞没。

壤驷佳彦苦练“颠鸾倒凤”，四年来目光渐渐凝聚，虽在黑暗之中，也能看到数丈以外，他还不知道自己所练的正是内家心法的练气功夫。

壤驷佳彦面对井栏，盘膝趺坐，神返太虚，气纳丹田，缓缓地伸出右手，一口真气，运集掌心，猛的向井中抓去，只听隆隆作声，一股井水，被内家真力吸引，凝成水柱，竟涌出二尺来高。

他气定神闲，紧接着轻轻一拍，水柱倏地往下回转，却似千斤巨石，投向井内，猛的发出豁啦啦击撞之声。他轻舒了口气，知道自己功力，又精进不少，不禁心中狂喜，当下不敢怠慢，两手循环交替一抓一拍，猛练不息，掌声呼呼，直激得水花四溅，声若怒潮。他越练越有劲，正觉收发自心，领悟无穷的时候，猛听远远的一声呼哨！声才入耳，心中一愣，不自觉地停下

手来，再侧耳一听，又并无异样，正怀疑自己耳杂错觉。一看时间也着实不早，就缓缓地站起身来，正想回转，却听到前面突然人声鼎沸，隐隐传来哭声。

壤驷佳彦心情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乱子，赶紧穿过假山，直向前院奔去。一路上只听到哭声越来越大。壤驷佳彦跨进上房，猛的和一个人撞个满怀。

“砰！”那人被自己撞出一丈开外，摔倒地上。

壤驷佳彦赶紧过去，把那人扶了起来，定睛一看，却是上房的丫环秋香，连忙问道：“你这样匆忙，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那秋香被壤驷佳彦无意一撞，正跌得头昏眼花，这时听出是壤驷少爷的声音，不由哭道：“壤驷少爷，不好了，老爷、太太、壤驷老爷，都被强盗杀死了，小姐也失踪了，呜呜……”

秋香连哭带说，壤驷佳彦头中轰的一声，眼中金星乱冒，不由一把抓住秋香手臂，口中叫道：“秋香！你说什么？”

秋香那里禁得起他用力一抓，只觉骨痛谷裂，连声“啊哟！”急叫：“壤驷少爷快放手，痛死婢子了。”

壤驷佳彦自己不知他练了四年“颠鸾倒凤”，内力已有相当火候，这小婢子如何承受得起？他连忙把手松开。

秋香向前冲了一步，跌跌撞撞地站稳身体，哭道：“刚才，小姐还要看书，叫婢子不要伺候了，婢子才回到房里，还没坐定，突然，听到小姐的惊呼，就只那么一声，等婢子赶去，小姐不见了，再跑到太太房中，太太已经被强盗杀死……”壤驷佳彦不待她说完，忙问道：“老爷和壤驷老爷呢？”秋香连哭带说道：“听他们前面的人说，老爷和壤驷老爷正在签押房议事，就被强盗杀害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壤驷佳彦头脑昏迷，急痛攻心，急匆匆地往楼上直闯。

程氏孺人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血水还在从胸口口

流渗出来。

壤驷佳彦幼年丧母，这几年程氏孺人体贴爱护，这一眼看到平日对自己有无限慈爱的伯母，身遭惨死，猛地跪倒床前，泪如雨下。接着用手一抹眼泪，立起身来，奔向前厅。花厅内外，人影幢幢，高淳县署中的三班六房，进出频繁。

钱穀师爷舒其谁舒老爷，手捧水烟袋，戴着一副老花镜，义不容辞地指挥全局。

壤驷佳彦排开众人，眼看自己父亲和乐正伯伯两具尸体，挺在花厅正中，他那里还忍得住，一声干嚎，扑倒在他父亲身边，昏了过去。下人们连忙七手八脚地替他掐人中，灌姜汤，才慢慢地苏醒过来，他骤遭大故，那得不越哭越伤心。

舒师爷等他哭了一阵，才慢慢地把他劝住，说道：

“壤驷贤侄，你新遭大故，为人子的，昊天罔极，哀毁逾恒，自是常情，但人死不能复生，何况，父仇不共戴天，你应当节哀顺变，发奋图强才对！”

壤驷佳彦给他当头一喝，矍然而醒，一时止住悲切，泪眼模糊道：

“舒老伯金石之言，小侄自当遵命，但不知家父和乐正伯伯如何遇害，老伯见告吗？”

舒师爷摇头叹息面现凄楚道：

“说来话长，这还是去年的事，城西石家村，发生了一件盗案，苦主一家五口，全被杀死。伟翁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他验尸回来，赫然震怒，严叱捕快差役，克日破案。不料四个狗强盗，天网恢恢，竟会在娼寮中酒后失言，走漏风声，被捕头们包围，结果两个当场就被格杀，逮捕了一个，还有一个竟被脱逃，等一问口供，居然直认不讳，这就问了死罪，只等秋后待决。那知昨晚正是那个逃脱的狗强盗，带着凶神恶煞般的贼人，打开死

囚监牢，把死犯悉数放走，再到县署中来寻仇。那时伟翁和纯义兄，因商议要公，所以签押房中只有他们两人。据值班差役说，他只听到一个粗暴的声音大喝：‘狗官纳命。’‘咕咚’好像有人倒地，接着又听那人喝道：‘你专和太爷们做对，今日也饶你不得！’接着听到惨呼之声，值班差役入内一看，伟翁倒在离公案不远的地上，刀从胸口扎进，纯义兄侧身倒卧在通后面的小门边，大概当时想出来叫喊，被强盗从后腰刺了两刀。”

舒师爷顿了顿又道：

“这几处差不多同时发动，显见得狗盗是有计划的行动，可能和石臼湖有点关连。”

“石臼湖？”壤驷佳彦有点惊讶。

舒师爷点点头道：

“这不过是我的揣测，说起石臼湖，它横跨苏皖两省，里面有个‘潜龙帮’，他们的龙头叫做玄天龙王，武功卓绝声势浩大，苏皖两省的官府，都不敢正眼去瞧一瞧石臼湖，所以邻近几省的地痞土豪，都以加入‘潜龙帮’为荣。但据说他们帮规极严，决不准在附近做案的，所以也只是猜想而已。”

舒师爷又道：

“这件血案，去年轰动一时，那会忘记，被捕的叫做鬼腰儿何小进，在逃的据何小进供出，好像叫妖须儿王大伦。”

壤驷佳彦血仇如海，自然牢牢记住“石臼湖”“潜龙帮”和这两个强盗的名字，这是后话不表。半个月过去，两家丧事，都由舒师爷妥善安排，三口灵柩，暂时停放在白云庵中。

壤驷佳彦等诸事停当，就收拾了一个简单行囊走到白云庵右庑，在三口灵柩前祭拜一番，暗暗祷告。谁知越想越伤心，不由失声痛哭，一恸几绝。昏迷中只觉有人用冷面巾掩在自己的面上，他渐渐清醒过来，睁眼一瞧，面前站着一个缟衣少女，

正在低头拭泪。

壤驷佳彦仔细一瞧，原来却是秋香，不由咦了一声，问道：

“秋香，你什么时候来的？”

秋香哭得像胡桃般的眼睛，望了他一眼，幽幽地道：

“婢子幼遭不幸，蒙老爷太太收留，待如家人，小姐吉人自有天相，终有一天会安然回来，所以婢子求得老当家心如师太的怜悯，容我留在庵中，一面可以照料灵柩，一面也可以等候小姐。”说到这里，泪又流了下来，她用手绢轻轻一拭，瞥了他的包裹一眼，问道：

“壤驷少爷，你带着包裹，究竟上那里去呀？”壤驷佳彦听秋香讲完，不由肃然起敬，兜头一揖道：

“秋香姐姐，你义重如山，实为难得，我壤驷佳彦父仇不共戴天，乐正伯伯、伯母两位老人家，待我胜如己出，我此仇不报何以为人？不瞒你秋香姐姐说，我这次出门，要遍访名山，拜师学艺，他日才能手诛仇人，雪此血海深仇。秋香姐姐，我远行在即，先父灵柩，也要拜托你多多照料。”

秋香见他向自己兜头一揖，连忙侧身避过，听他侃侃而言，星目放光，不由问道：

“壤驷少爷，那你几时回来？”

壤驷佳彦毅然回道：

“这也难说，少则三年，多则十年，我壤驷佳彦一定要扫荡魔窟，手刃亲仇，那时再来看你，并谢大德。”

秋香红着脸幽幽道：

“壤驷少爷，你尽管放心，这里自有婢子照料，一直等你回来。”接着又道：

“壤驷少爷，请你稍等！”

她翩然入内，不大一会，手中提着一个小小包裹，递到壤